

程

對山集卷之九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卽甚慰甚慰然艾條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踈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

若招豚擘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踦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返雖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况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謾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部

志當究於此一時交游之士反復輕易不檢惟僕言

是是故謾論譏說畧無意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

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

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

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

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翼

之事與蔡雖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

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

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

身有規離之操而迹廁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
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
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宗秩誘我矣當
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
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巖嶮之人卒不敢加
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
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
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
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少於商之
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哨歌至於終
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美
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
而僕之不才污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
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
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
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
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
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嬾放畏
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

恭假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卽拒而絕之以此親踈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喬閉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

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兇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污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

謂已蓋所謂嗶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况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狼狽荆妻

痰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匍匐耳富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爾坐此二者使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耳奈何奈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為數言絕之頗涉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為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投釁附會可致耶兄與我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

平生碌碌別無他事維此點檢最熟而又失之死無
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蓋此又是一番波浪比之往
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
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感之矣然乘之則不可也
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
杯酒間僕變色大罪聲轍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
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
含也卽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史來甚急因先
附此意不恭之罪五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序數日後
當托人附上不敢召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與藍文秀

承命撰平蜀序文強成附上甚媿不能詳著其實有
辱委付多矣夏初伏諭尊禮佳勝萬福欣幸無任蜀
方旣寧兵事永息關中數年不受剽掠流散之苦者
誰之力也來教推讓再三不自滿假大君子之所爲
自有以異諸其人如此敬羨敬服瞻請伊邇伏唯保
愛以膺 隆命不宣

與朱升之

天下之事能以德美傳不朽者今不過數人耳然皆
爲言者所遏此固世道使然然皆以黯昧難曉者或

偶爾有之而超然在人耳目者亦不能免此可長太
息而繼之以痛哭也公清聲大才雅量恢節孰與古
人多讓彼以私怒左道之言卽又如此賢哲之黨盡
矣公固不肯緣此輕重言者國是所關治亂所繫小
人坐享清譽而君子蒙被污辱欲天下亡事安可得
哉李獻吉被論尤廣至有以敗壞風俗言者於乎獻
吉豈斯人哉此可以占公矣僕雖宿寡行檢然視鄉
黨自好者亦少有優劣乃前此命爲劉瑾黨士修學
之志雖古人所至尚安有推擇何至黨瑾者苟可以
甘心快意固不暇計此也公不知尚移何處卽或以

別事在關中亦好當請公西來與坐論數夜使細小
輩見吾儕胸次忠君孝親立身行已死不以易如此
兩卷俱封上媿不足稱副委命書籍托劉令尹數日
後卽可馳上公卽有外移其行當在何日然須待命
至乃始動否倘行急可示知之僕卽星夜來求靜處
與公別也使來數日爲賓客所冗不得具裁甚惱臨
紙又復匆匆不盡其欲言伏惟亮察幸甚

與藍文秀

伏聞寵命之至欣慰不已明公才望功勩豈一南侍
可盡然當此之際百事破裂不忍言比之前明公身

任安危之日又稍異矣以此甚爲門下喜也敝邦之民數年蒙經畧得有闌闐之樂而不肖私被特又爲深亦嘗頗忿承事秉節之臣輕忽喜變不能鎮揚國威殄靖妖孽虛恢越絕敢肆大言以欺天下而當時用事之人不書其名實輒乃加之功代德性之上以其小而信其大使篤實之道弗彰幻謬之徒得騁因以平蜀之事稍爲論議據事究勲私若頗當於明公之行用爲遠昭文采雖不足綜核已有餘矣不能躬候行節私心懷仰何可言外具粗儀并序稿特令弟淳賚奉冀垂左省幸甚春和伏惟保愛以慰斯民之望不宣

上邃庵先生

海久違台候無任思慕之至去冬得承差所寄書教洎諸刻本奏請以再四乃知

聖主隆重之意如此天下生靈之福斯文之慶宗社之賴也吾師當身任安危以報

九重可也今日所急在正士風士風一正則上可以正朝廷下可以正天下此吾師之所以教海而海之所以學於吾師者也值便謹此上謝不盡下誠

與楊叔安

遠辱臨降顧山縣荒落無以款洽爲罪聞其日已至
咸陽想極勞倦也子衡蜀使來辱教及望之書皆骨
肉至意往時與遂翁有奉天之遇者以翁嘗遣張通
判相請師生之意不可愆然耳卽宜與他公不同昨
子惇撫臺亦有書來耳其人愛念隆篤已極銘感傾
晤莫由或可具簡相通而已且用昭家有一事與云
有干一家口食惟此是望固不容默默也小兒栗以
五月十九日發熱至二十一日出麻子瘡全醫謝俱
畢甚爲安好亦一未了前件了之良佳就考事多在
七月中澣渠夫婦亦自無恙此老景至願也以所欲
知故具啓仲夏酷執萬萬爲道保愛

與何粹夫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顏面書札亦僅六七還往而衷
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涇野
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卽不爲踈懶我尚何以
自謂也往年爲兒栗娶泮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恚
恨亦死某自荆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丁
此只得從頭匍匐又求叔安季女與栗爲室春初東
邁中夏方返人生幾何遽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
可復若此也十年前於整屋彭麓買田數頃得一幹

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
事變歲無饒歇山居頗近名陬無能以暇遊行豈僕
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
以傳之後世某之踈放後世之傳不敢擬而萬年之
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謂不難今力
求數年茫無涯涘肯指曲折某當倏出泥淖中也先
述所示良竒某爲此十年益乖初閱門戶頗多不知
何者爲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傾晤
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
旱酷暑萬萬爲道保愛不宣

與呂仲木

冬中一別又復季夏懷想當何如也喜令郎益就安
好昨栗自靈寶還雖訪不克遇而起居甚詳歸而語
之深可謂執事賀也人須有疾而後有憂畏知攝養
憂畏則志意不肆攝養則防閑必嚴雖長生久視亦
由此申縮耳比在留都相與栢齋兄日相傾晤所益
不小但恨谿田有此良覲何爾遽歸彼中殊多暇日
不但視北京爲閒雖鄉間亦優也胡不重以兩君之
別爲惜邪近聞已抵家曾因便附問想辱見答北地
通旱亢久積熱頓生疹疥無任痾痒不得盡所欲言

萬萬爲道保愛

與蔣文暉

語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僕亦踈放人耳常輩莫不以爲賤執事反以爲佳不必覲人晤語已若數十年深契篤好者某何以得此也所媿宿志已荒不能因時樹立以自表見爲知己羞耳比日起居住佳勝僕五月二日昧爽抵家而叔安送兒輩亦至與居數日方別則閻公甫至久枯燥陽疹疥大作勉強逢迎益羅厥苦無可爲計乃以風劑煮湯不時浴浸得至少康方畢舍第五旬之賀復有親友拂塵之請揖讓几筵

迄無寧日幾欲修謝提筆汗流恐使者久稽近懷嬰念因借所親洞室草草爲此稍述冗駁聊具于右想所欲知也切惟高明氣度超越識量淵謐僕之無似實所希覩倘以時日是珍保練爲重使天下蒼生再覩伊傳勲業之隆豈惟斯文之望亦知交之光也瞻晤無日不勝耿耿小書數種將鄙意耳萬萬監存詎盡傾想有便不惜教示爲幸六月朔日某再拜

與寇子惇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來亦道此翁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已者過爲粉飾是

以長者輒不見疑若便以為真耳放逐後留連聲伎
 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
 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既自知之
 而又自忘之邪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
 此也切恐晉翁一時乘輿輒為論薦殊非佳事執事
 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酪酏耳三
 公萬戶非所願也僕蓬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
 行樂決無他想法言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不
 欲粧束搽抹重為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借隣
 女之飾更往謂夫曰曩以不修子故棄妾今修已子
 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姊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入何
 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萬萬念之

與楊用之

海白用之足下與足下論議皆洞然相達靡有留滯
 此雖古人何用多讓足下年齒日盛而功效未彰竊
 甚怪之昔玄德撫髀而增傷亡行惜陰而勵志誠願
 足下每以至性難得為念懷古道之罕臻愍恨茲之
 靡非至絕遏世紛精詣往迹輒不可如前日逸逸弛緩
 以自廢也肝膈之言深信必察故爾盡布不復追悚

上邃庵先生

執事此行

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
賀今兵事日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率不
堪職動爲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陪費不支一行
之需尚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
爲尋常今之末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人也詳此
盜能老弊我師者中固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陝西
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
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
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天下

之望不宣

與張用昭

辱教知近事如此數日身心不能自寧况有官者與
受方國之重者哉然以執事之才當此劇難狼狽之
際要夥有餘力顧委任何若耳廣郡數蒙其至無他
郡及夷絕滅之慘者不可謂無所繫也近聞丘將軍
與戰南陽獲得甚多若爾亦新來一快事但其啓行
時言語甚易無懼事慎敵之心恐非名將家法也賢
郎文雅勤事此最學者艱節其間抄寫文字似於下
學上達之旨稍相違背蓋若令之潛沉諷詠自求於

經訓之間既通貫融液然後操紙命辭自必有過人者而奚俟此敗故駁襍之語哉公家世有大方諒不須吾言吾自不能不爲之言耳春和惟萬萬保重

與張邛鄆書

於公雖拙素交然公爲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邛鄆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瘠氓精兵要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蓄寄民而所

過殘滅并與金甌罔有子遺必無怕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雁警邢郡返過邛鄆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抵甚慰矣况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眠其步當眠其趾夫民旣以覘彼之所爲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甚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邛鄆之民使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來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今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爲民自重萬萬

答省城諸公書

辱教及厚儀感荷無任年過半百日就衰境乃復丁
此胡以自存念惟此兒幸以長成頗知趨向平生百
慮緣是捐歆中道夭折五內催割撫影省形行路悲
痛天親剝切尚何可言來諭懇切肝膈具悉久失奉
謝不勝追悚未由躬詣因便附此伏惟鑑臨不宣

與蔡承之

久違僅兩見翰教耳悠悠我思傷如之何小兒粟以
五月念二先我而死孤影蕭蕭與常住僧何異天罰
涼德一至於此坐以待斃而已值去人之便草草奉
問易林一部愧無佳紙秋涼伏惟保重尊照不宣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門兒婦楊氏食砒霜不踰時
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巳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
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卽堅志死節荆妻及諸
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
藥數匕幾不可生賴覺之頗早得以投救至于今日
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諷之省厥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
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
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川伴侍婦至栗極哭

畢入內見荆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也荆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太不易行必有變奈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諸防衛者相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怕也畧不一言往志衆以爲既見父母果懷眷戀後將無事荆妻者獨不以爲然令嚴爲環守是旦粧洗畢假言宿飯作渴索醋湯卧內飲不知潛帶碎砒二三兩隨飲吞盡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緋箸襪之又索醋湯令極暖來連飲三碗許曰稍可矣荆妻

入見其色驚扣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中毒亟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夫遊地下前所囊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爲金珠使姑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醋湯數碗可喚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嫂至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咬腕立破每藥來則輒揮去堅閉其口楔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爲藥以生爲苦也奈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

皆婦近日所製以爲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着畢氣絕予痛哭幾死以爲曩者衆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幼勞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怒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顏子爲孔門高第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恒彼豈嘗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孳孳疊疊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荆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

聞之于耳卽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顏貌安舒畧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衆爲人頗斲非辟不正之行嘗曰姦污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今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媪嫗不熟其面也記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粟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寶至出鞋二雙壽子與荆妻孰知其與舅姑爲永訣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來時以二物曾壽家君與

家母殊不知厥音所在今若此誠所謂與之求訣耳
於乎痛哉茲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
將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壙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
椁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
兒女之事累兄甚多敢以楊生狀隨書附上惟執事
之憇之臨楮泣然情不盡布而惟尊照萬萬十一月
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探親之行赴省城
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冤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

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舍垢冒污僕分
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
已方內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為將有拔茅連茹之
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踈者或無以表見
于衡鑑之下使大璞不登私竊忿焉每有所見擬議
欲問輒復中止思惟執事之愛即何可嫌昨在省見
山東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藝精典
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覩心殊重之瀕行因與
太微蒙溪洎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
今不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值便草草用貢台聞天

下之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蓋有凌跨古昔炳耀簡冊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得大人君子作與砥礪于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謂國士之無雙也惟執事默求其爲人之實而加之意實斯文至幸聞彼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中書付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旱夏苦熱伏惟保愛以慰斯世之望不宣

與李伯華

仰間辱書教喜慰何已奉讀一過驚恨萬千懊不具

羽翼而東也世事皆何足言惟萬萬以慰斯文之望僕之至幸也此病僕少時亦有之正心脾之氣不足所致常服平補鎮心丹得效甚捷可試爲之聞欲求國子學職謂伯華自爲則可然方今之士孰有可與伯華班者俾之自投散地將非世道之不幸耶前嘗有一書與當塗君子論之矣僕所願在伯華登法從備顧問與上極言天下治亂之故使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而僕得老死林壑休休終身以歌頌太平皆將爲伯華與君相之賜而顧如此何邪人來草草附問惟萬千保愛不宣

與張孟獨

伯華事須斟酌停當今日之舉正以將選之際恐病勢如此有外補不勝其勞之慮若措詞輕重失調則反爲伯華禍也鄙書與漁石言其才識之美後輩中殊所未見加之作興砥礪將來成就可謂國士無雙者也聞以病乞爲國子學職殊爲可惜執事愛才推賢之心配之古人亦當知此慎勿學茲人以中舍付仲默博士付昌毅也伯華事全在漢陂與執事洎僕三人須處之曲盡其妙方可萬萬念之念之

與中麓子

惓惓之懷萬千非言能盡也昨得大公集讀之有以知銓部之內兀厓孤立於上中麓孤立於下甚寒心也十一弟來乃聞處之之道深得古人之心楊惟約貴同年之正士也何不白諸兀厓引之與中麓同事邪中麓所以待諸君者決不可有少異此中人情曲折亦可以默識肯綮爲他日賢不肖之鑑也不盡之言萬萬具在去口去公世之貞士是以托之語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敢敬爲兀厓與中麓二公道之亦所以報知己者耳

爲鄉人論銀林示書

泉布貨財通有無便百姓而已惟民不能以皆織也故以泉貨易布不能以皆耕也故以泉貨易粟聖人之意苟使農末相資而不相病如是而已此縣自國初至今惟納邊錢糧方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成耳八九成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克使貧者典衣服賣器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謂爲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勒捲桶捲桶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彼貧寒之家安能有捲桶邪往歲農閒之時每柴一駄止直常行銀四五分再無過六分者以足色沽之四分則二分六分則三

分也苟有積陰或加至一錢及錢一二分亦惟常行銀耳貧家卽求一駄之價尚變易衣被百方匍匐而猶不能况又勒要捲桶彼捲桶者豈尋常易有之物邪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俱行用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能使百姓如彼通用錢法則可不刑一人而自無低銀矣况民溺於所安而難動錢法又未可遽行此銀亦豈能遽變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幹六七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幹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常通于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今假銀白銅彌滿市

肆乃縱而不禁顧獨禁低銀豈非不思之甚耶今行律之人顧物論直此以與之彼以受之無相疑者誠以爲自便也一旦改而不行窮居之民束手無計不爲掠則爲竊欲行法使民便乃不惟不便而又令之掠與之竊非所以計度民事者也納官之銀用足色者妨侵盜轉換黃綠爲姦耳足色之銀豈可食者耶苟能以通有無資農末則聖人於此亦信其意而已不深強之以所難也故曰聖人緣物順情其力不勞其道恒伸此或其一耳偶聞百姓喑喑故敘此意告公惟有以察識此意付之施行則可以無煩程限恒困使者而坐享其道矣仍重禁白銅假銀則市肆不欺農未有賴或得計事之益也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爲非甚難辦也特執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率肆言毋諱不知觸人遘怒已厚乃竟以罷官至罔爲姦人之黨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易往轍得書後大笑索酒曰我罪蓋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子不能行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爲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興善理斂風俗衰詐僞起子弑

父臣弑君母不亟爲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執事者之手令事之不可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事爲貴執所制者要不可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爲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鐘喻之曩在河南日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歛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肥私享則是數者鈎致無不至使反此心以正理易治卽是數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居

動以古公日期謂事直未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何旣當手公失而又委以執力此非具有爲民之念者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去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冰炭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哀耶昨常守德來繼燕又視養和爲烈矣彼廖氏者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酌守德而甘心若是其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托臨事泣民心知其惡逆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警使無狀之民如群虎負嵎而良善者卻足自廢有

天日之明官長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于齊民不可
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為善
者率云某為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猶不
見其賢者固以為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
轉而不善矣此予所以瞋目于執事之臣也大姦
巨惡犯禁蠹理恬不為恠小民望誤冒法則錙計毫
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
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
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
君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執百爾狼狽以深恐

懼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
令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
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貴縣一事為上吏發至劉
令以病不得理其永但惴惴奉承唯渠兇所恣意耳
然僕向為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
風致為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言有內艱報
尚能戮兇省祭使之在官數年不知又當何以而此
時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雖美才盛年又姑
息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答蔡承之石岡書

一別便如數十年人生如此何以堪也海內故人屈指無幾忽得手教如飛墜自天欣慰萬萬殆何以言小兒栗所娶羨陂之女丙戌秋生一子矣乃子母並死今春爲繼娶揚叔安之季女此後兒女事俱了更無掛心者去歲自今夏南海霍渭先旣以賤名廁諸章疏春首又以一書見諭鄙人心事搜括畧盡其相知之真雖齟齬之交亦不過此顧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岡則知也幸

九重聖明灼知不肖未便施行卽若渭先之志又有何面顏見廟堂諸君子耶隨亦具一書答之矣拜其稿以上丈夫生世固當以拯溺救焚爲心而僕則切恨世之士大夫賤恬退尊勢利往往返爲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銷忘宿志以明士大夫之節耳前歲遂庵翁亦以此爲言僕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新刊四種碧山乃羨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雲霄中人耶心事萬千不得一一展布伏惟保愛以慰知交之望幸甚

對山集卷之九終



程